



欧阳山文选

第二卷
长篇小说

2

欧阳山文选

第二卷

长篇小说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阳山文选. 第2卷 / 欧阳山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60-5568-1

I. 欧… II. 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069 号

出 版 人: 肖建国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加联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云埔工业区骏丰路 111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125 4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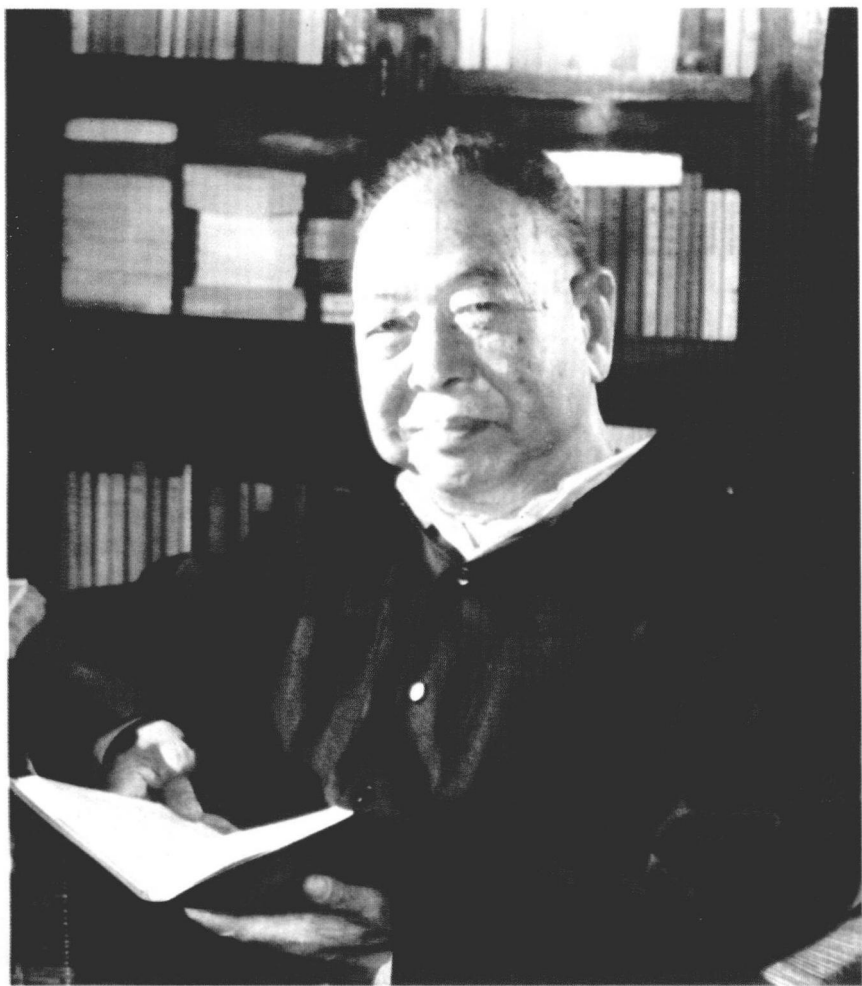
字 数 31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0.00 元 (共四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歐陽山

欧阳山文选

编委会名单

主 任：林 雄

副 主 任：顾作义 廖红球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 亮 吕 雷 孙丽生

吴佳联 张建渝 林 雄

顾作义 温远辉 廖 琪

廖红球

特约编辑：方 亮（兼） 周西篱

欧阳山文选

第二卷 长篇小说

目 录

战 果 1

高 干 大 199

战 果

目 录

- 第一章 小贼丁泰 3
- 第二章 闯入者 22
- 第三章 四月的黄昏 44
- 第四章 盟誓 69
- 第五章 王嘉和范沙 88
- 第六章 泥螺村的一日 111
- 第七章 到中国去 131
- 第八章 可爱的与迷惑的 151
- 第九章 疯狂的城 172

第一章 小 贼 丁 泰

广东省北部，清远县和英德县交界，属于清远大茅乡的地方，在那四百年以前还没有人烟的大罗山脉的连绵峰峦忽然中断，形成一个其大无比的洼谷一般的崖壁之下，展开了一片高低起伏的低原地带。白天那里弥漫着青灰色的湿雾，晚上成群的野狼躲在野生的灌木丛中，哭泣着，对着自己的模糊的影子嗥叫。寂寞统治着第一重山、第二重山，以及无数重山外的无数重山；被那许多荒山野岭拥抱着的低原地带甚至在骁勇强悍的广东农民看来也好像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不可探究和不可征服的。——那里是大地的秘密的心脏。每天，太阳在崎岖的山头上异常困难地滚过，好像它底车轮陷在那低原地带里拔不出来。不知道从几多年前，这由北到南的狭长的低原地带就淤积了红色的肥沃的粘土，一直到被人开辟为止，丰盛地生长着榛树林、野桑枝和紫荆树；野半夏

带酸味的小红果自己成熟，自己落在地上，任凭野鸟联群结队地自由啄食。而在这大洼谷底东边，替这肥沃的大地挡住初升的太阳，那又尖又高，宝塔似的山群底峰顶上，也长满了针叶的处女林。公历一千五百五十年以后，一个姓丁的家族——同时是大罗山荒原的最初的访问者和征服者，走到这块红色的粘土之上，以犁平高低凸陷的土地，砍伐榛树、野桑、紫荆和野半夏，猎取野兔、山猪和黄猯，做他们底日常工作，并且把衣服、农具和全体妇人和孩子，安置在这片低原北端的崖壁底下，就在那里住下了。

一条绿色的小河直贯这低原底全境，从北边的大罗山蜿蜒流下，一直向南流去，快活地流着——在别的地段上有时又寂寞地流着，和广东三大河流之一的北江会合。人们有了它才能够稍微排解生活底忧愁。它娱乐着他们，使他们发生一种渴望：什么时候也许突然有别的人类坐着木船从河那一头上来访问他们——倘若没有这一类的渴望，人是不能够生活下去的。那些沃土被它灌溉着，并被它画出一条巨大的弓形的弧线。它供给丁族底饮料，洗濯他们底身体和衣服——而在夏天和秋天，丁族底男子就把孩子们牵到三丈多宽，流水比较平静的河湾里练习游泳，以便他们获得捕鱼和摸取河旁的蜆螺之类的食品的本领。

这样，最初的泥螺村便建立起来了。这一族人开头只有一个老人、四个壮年男子、六个女人和十四个男女孩子。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他们这一伙人是些犯罪的亡命者，潜伏着，真像河滩下面的泥螺一样，住在这无从和别的人类通音问的山坳里，忍受着被广漠的荒野所引起的重叠的恐怖和寂寞。后来——他们不能忍耐了。他们底财富——那些野兽的肉脯、腌鱼、干菜和吃剩下来的谷米也越积越多了。族中的四个壮年男子渴望能够看见同族以外的人类底脸孔和听见他们底声音，于是有一天绝早，便分头到周围二三十里外的村庄——像大洞墟、坝仔墟、高田乡所属的

那些地方做起种种的活动来。

.....

一个月以后，出外的四个壮年男子只有三个回到了家。他们等待着，一年又一年过去，那一个不幸失踪了。他们带着谷米、肉脯、腌鱼、干菜出去，把挑在肩上的两个竹箩装得满满地，再把腰间和背上也挂得满满地，往后，带了钱币、女人、猪牛和别的家里缺少的货物回来。女人——被他们买来的和被他们抢来的，替他们繁殖，劳动；还教会那些孩子们唱东江、西江和北部山地流行的歌曲。歌曲和女人是从来不能分离的。在采伐林木的时候，在溪水旁边，在竹排上，在篝火旁边，她们老是轻声地唱，柔婉地唱，唱着不同的歌句。男子们也摹仿起来了。他们唱着：

太阳晒得猛呵，
你在林中找到哪个呵！
来路条条通呵，
上得山来落得河呵！

族中那个老人——那被尊崇和敬爱的祖父，常常在篝火旁边给后辈们讲国家的历史和家族的事迹，也讲一点神话和巨人朱元璋的传说。全族的生活知识和敬神礼节都是那个老人传授的。在他死去的前一年——他恰好满九十岁的时候，有五个强壮的男人——他们之中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岁上下，带着七个女人和四个小孩子从英德那方面徒步走来了。他们自己承认是三十年前失踪没有回家的那姓丁的男子底后裔，要求在泥螺村住下。那九十岁的衰弱的老人立刻跳起来，恰像一只疯疯癫癫的小猫。他抱过一个男子，用长指甲抓他们的宽厚的脊背，哭泣而且发抖，仿佛他到底在无穷忆念的岁月以后重逢了他那失踪的孩子。一大块接

连不断的、平坦而且靠着泥螺河边的熟田立刻划给他们，他自己居住的茅屋也给他们腾让出来。姓丁的这一族更加热闹和旺盛起来了。他临死的时候曾经给后辈们留下这样的遗嘱：

“祖宗和神明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刀和枪不能让空闲着上了锈，弓箭也是不能丢荒的。好……你们记着：要和外面通婚，可是千万莫让女家占了你们底上风。那是危险的。时时要提防别人来攻打村子。生田赶快耕种，河堤也要……赶快……好吧，你们记着就是了。这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动手做，可是人手——唉，我们人丁单薄得很哪！你们晓得，我一辈子最爱的是人。以后不论什么人——不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到了这里……只要肯拜我们丁家祠堂……你们要一律收留下来，像款待兄弟妻女一般款待他们。我再说一遍，要知道什么都不贵重，最贵重的是人哪！好吧，我底话已经说完了。真的，最贵重的是人哪！”

现在——过了四百年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底末尾，那低原上面的红土已经变成一望无际的绿色的禾田。稻叶在这幅阔大的耕地上生长得肥壮而茂盛，把那条和四百年前一样日夜不停地流着的小河遮盖起来，使人难以辨认那巨大的坚韧的弧线了。

那征服者把他底茅屋底第一根木桩敲打下去的地方，现在人们已经把它建筑成一个离清远县城不远的居住着两千多人口的村落。连外面的人都知道泥螺村，和流过这狭长的村庄西边的泥螺河了。瓦屋顶和草屋顶的建筑物不断增加，一直从中心街市把村庄底边界扩展到村北泥螺河水源所切成的崖壁之下。

无论如何，人类底劳动力底创造——迟缓或是迅速，总是十分可惊的。他们伏匿在大罗山中，在山外——东边有高田乡，西北边有大洞墟，西南边有坝仔墟。现在，他们开辟了一条大路，从大洞墟起，一直通到泥螺村南边尽头。这条大路虽是草创、简陋的，然而穿过丁家山底山腹，高踞在泥螺村和属于泥螺村所有

的万顷绿田之上，拙笨而傲慢，恰像是泥螺河那巨大的弧弓底弦索。它又在村外南端和另外一条更大的、路心横镶着白石的道路——那是从坝仔墟通到高田乡的旧官道——相衔接。这样，人们可以很不费力地在这几个乡镇中步行，而且可以一直走到清远县城。

现在，泥螺村有了自己的祠堂、宝塔和庙宇，有了自己的茶山和林山，有了自己的锯木厂和烧砖窑。——他们把阔大的木排，载着柴薪或者青砖的沉重的木船放在泥螺河里。它背负着那些货物顺流而下，经过清远县城底近郊，沿着北江底急流一直运送到广州。人们望着那些肥胖的木船缓缓地在河面上鬼行，便引起某种奇妙的幸福的幻想，向他们欢呼起来。

黑暗、太阳、月亮这三位主宰长年长月统治着山坳里的穷乡僻壤所造成的愚蠢、顽固、和懒惰，被木船所引起的欢呼攻破了。这是人类胜利的呐喊。这时候，一群一群的山岗笑着，绿色的翡翠鸟飞翔着，森林跳舞，泥螺河在周围绕着圈子跳跃奔跑。

全体看来，泥螺村像是一把横放着的阔大的铡刀。它主要是由一条长的直道和一条平行的短的直道，加上二三十条短小的、斜行的或弯曲的横巷子组成的。街市上有简陋而寒酸、货物和陈设都异常缺乏的商店、茶楼、酒馆。还有只设一个座位的理发店和只有两箩米的粮食店，以及其他不像商号的农村用品的小店子。它们排列在又长又直的大街两旁，构成那儿底“热闹”市场。一间熟药店门口挂着一个大概从前是绿色的扁嘴信箱，信箱之上挂着“邮政代办所”底小木牌。不论街市上和僻静的小巷子里，草料、垃圾、淤泥、家畜的粪便，丘陵一般到处堆积；母猪、小猪、皮肉溃烂的狗、乖巧伶俐的公鸡和母鸡，大摇大摆地在那些丘陵之间穿行着，互相追逐和互相激怒。小巷子非常狭窄，但是比较大街上无论如何干净得多。各自的门口是有人打扫的，而那些垃圾就泼在没人打扫的大街上。屋檐接连在一起，这

边的门口和对面的门口几乎紧贴地相对着，好像全村挤得鱼鳞一般的房屋正在交头接耳地私语。这些房屋有许多是空放着没有人去住的。荒废的院落往往是出格地宽阔，从已经倒塌了的围墙缺口外面望进去，满院子都是自然生长，从来不曾修剪过的果树。

在雨天，粗急的雨点从山外投掷过来，满村底瘦长而丑陋的果树就和它们拼搏着，把它们击落地上，汇合成纵横的河流，浸没了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和院落。那苏沙苏沙的搏斗声常常把耳朵震聋，并且是那样地恐怖，一天两天地继续不停。

全村底屋顶大半盖着稀薄的红瓦，墙壁——虽然那种蚝壳砌成的古老大墙偶然还可以看见，大概全是沉重而麻木的肥厚的土墙。墙壁上永远没有窗洞。有许多土墙皮肉已经剥落完了，露出石块、瓦片和螺壳，好像它的可怕的筋骨。——因为兴造砖窑还不过是近五十年来事，而那些烧过的青砖是专为县城而准备的。每一条街巷的沟渠总是自由而傲慢地流着，忽然在左边，忽然在右边，做成之字形一次又一次地横过街道中心。顺着大街一直朝北走，人烟就逐渐稀疏，村子两旁的青葱的山和油绿的禾田也显现出来了。那些茅屋终于聚集成狭长的单排，形成铡刀的木柄。铡刀柄部上的这一排房屋是宽阔舒展的青砖大屋，间或有改装的或重造的新式楼房。那里有全村闻名的盘螺诗社，有许多声威显赫的人家，其中之一便是副乡长丁惠然——他有一个不敬的绰号叫做九斤村长——底居住地。

一切都像四百年前他们的开山祖所料——甚至出乎他底想象之外地繁荣起来了。只有一样，在他以为非常宝贵的人底价值如今却那么不能制止地一年一年贬落，不是他意料所及。现在，聚居在泥螺村的丁氏是一个大族了。在万山迂回的大茅乡中泥螺也算一个出名的大村。然而他们也失去了那优美的德性：他们再不能够互相尊敬，互相爱护，却代之以互相蔑视，互相憎恨。他们之中，狡猾的和残酷的，属于并不做诗的盘螺诗社那一群，如像

副乡长丁惠然，公款管理人丁仙侣，砖窑主人丁裕华，讼棍祥圣八爷，买卖中人丁起陵，退休乡长丁菊如，茶叶庄创办人丁老卓，乡绅丁心植，和一大批缙绅父老，聚积了许多金钱，建筑了许多房屋，收买了许多妾婢，占领了林山、茶山和大块大块公家和私家的耕作地。那些笨拙的，没有知识的，和别人告诉他们那是因为祖坟的风水不好，本身的运气不够的，就是那些烧砖工人，采茶工人，伐木工人，造船、泥水、木料等工匠和更夫、船夫、另外还有占人数最多，而占土地最少的“耕仔”，在贫穷、犯罪、和绝望的嗟叹之中循环颠仆着。

同一村界，同一族谱——自然，这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变成互不相识而且整天互相侮辱。他们之中，有一部分被迫离开泥螺村到不知方向的地方去了，有一部分被杀死、被囚禁了，有一部分却被摈斥在村外——不能不离开人烟稠密的市集到大路旁边的丁家山——就是四百年前替这块肥沃的低原挡住初升的太阳的那些山头，向庙宇、坟场或私人的林园借一点废置不用的空地来建筑草顶的茅屋或树皮屋以便遮挡冬夜的风雨。

以五十二岁的退伍兵丁二做主人的一个家庭便是这种被诅咒的、被摈斥的、居住在村外大路旁边的丁家山腹部上那一排破落灰败的茅屋里的卑贱门户之一。他有一个老婆，一个在二三十年代的内战当中残废了的弟弟，和丁福、丁泰两个儿子。丁泰是一个人物：他以他的狼藉的声名使这半山小茅屋为村里的人们所认识、注意和永远记忆。那大儿子自动响应了祖国的征召，去和日本强盗打仗了。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丁泰才十三岁，上一年暑假以前还在乡村小学里念书。他是泥螺村有数的著名人物之一。当他在什么地方偶然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使用看见一个县长或至少一个区长那样的神气，充满着惊讶、疑虑、冷嘲，用下巴向他那方面互相指点，说：“看哪，他来了。”……他们在他底名字之上加着各种不同的冠词，如像“没价值的”，“要提防的”，“不四正

的”，“无希望的”等等，有时他们直截了当地把他叫做“小贼丁泰”。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广州沙基惨案发生的八天以前，六月十五日的正午，丁泰在那半山小茅屋里诞生了。从父亲丁二看来，这正是另外一个不幸的开始。他已经从出色的长工底身份降落到无足轻重的短帮底身份。人家为了可怜他，每个月才给他一个礼拜的工作。事实上他才不过刚刚四十岁左右，没有出过门，嘴巴上的灰白胡须长得和刺猬一般。体力衰竭的迅速与过早，使他本人、他的老婆和其余所有的人都替他惊讶和惋惜。

乡里的重要人物，副乡长丁惠然底第三个儿子丁幼锦和丁泰同时诞生。那一家青砖大屋从早上就沸腾起来，直到深夜三点钟，吵闹还没有停止：欢笑、喝酒、猜拳、吟诗……丁惠然那时只有二十七岁，小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姨太太生的，便从高田镇上雇了八音班子回来。燃点在屋顶晒台上的一盏大煤气灯，离村三里就看得见它底耀眼的奇异的白光，和由那灯芯所放射的巨轮般的光芒。全村的人都在静听那八音班子底复杂的吹奏。

黑夜以一个远地归来的旅客底笑脸吹开黄昏的嘈音和飞扬的尘土，好像满天乌黑的羽毛似的纷纷降落在泥螺河畔的洼谷里。洞穴、森林和卑湿的地方最先隐去，以后禾田、村庄、坟场、动脉一般的山径也被遮蔽起来了。高山的尖顶仍然用全力伸出黑夜的罗网之外——它们是一些最后的反抗者。到处弥漫着焦臭的气息，泥螺河底响声逐渐钝重而且逐渐微渺，好像一步一步走远了的鼓声一样。丁二底茅屋和它从来一样寂静。大儿子丁福到外面捡拾柴枝去了，卓二嫂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没有哼叫也没有说话，连什么最轻微的动弹都没有。婴孩躺在床前用两张“条凳”架起的一个脱了漆的木盆里，穿着丁福十年以前穿过的宽大的破棉袄，幸福地睡熟了。丁二在外面的神厅里背着两手来回踱着，

从正午踱到傍晚，使神厅泥地上有几处地方陷落下去成为很大的坑洼。他忽然跳到房间里，全身伏在床上。他底头鲁莽地枕在产妇底鼻子上，用哽咽的声音絮絮地说起话来：

“罪过，罪过！刚才我说了些什么，那全是放屁！你只当作没有听见好了。唉，我想了些什么事情？——毛骨悚然！毛骨悚然！如果有人肯出钱买了他倒也是好的。唉——不会呀，不会有那样的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养不活……今天晚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唉，我想了些什么事呵！吓人得很！我还是一个人么？那样的事……万一也做了……我还算得一个男人么？我简直要变成一个杀人凶手！千钧一发——我是有良心的人哪！……卓二，笑一笑吧，如今什么都算有了定夺，什么都好起来了。我……已经决心留下他！……你还记得阿福出世的时候？你年轻，我也年轻，——我还能做活。那时候我们多么欢喜呀！——现在，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还是欢喜起来吧！钱呢——可以马上出去弄的，我们替祖宗再养一个孩子！卓二，满天云雾都过去了，笑一笑吧，笑一笑吧！”

卓二嫂知道丁二底心。她想和他说许多话，但是饿得心闷，而且要说出那些话，她一生一世也没有过经验。于是她沉默着，笑着。她把头竭力拧向里面，牙齿咬着苍白的嘴唇，这样的表情，正确地说来倒是在忍受一种很大的痛苦，不是在笑。丁二抱起孩子吻了又吻，随后走出去了。丁福，那十二岁的孩子，回家的时候就知道晚饭是决无希望的，自己爬上床去睡去。母亲疲倦地，恍恍惚惚地在黑暗中焦急等候……

一直到深夜，丁二空着手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什么话都没有说。他摸索着火柴点起油灯，用一个作底手势漠然地抱起了初生的活婴孩。卓二嫂大声叫嚷着：

“不，不要动他！……做不得，做不得，你疯了，他是我底儿子！”